

# 鲁迅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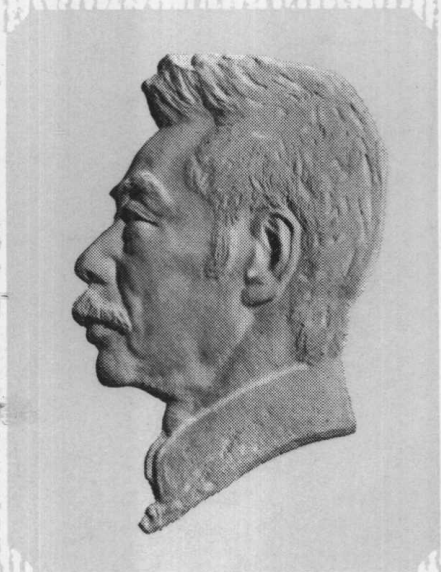
第六卷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  
一九七三年·北京



鲁迅全集 第六卷 目次

且介亭杂文

序言·····	一三
——一九三四年——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一六
答国际文学社问·····	二五
『草鞋脚』小引·····	二七
论『旧形式的采用』·····	二九
连环图画琐谈·····	三三
儒术·····	三六
『看图识字』·····	四一

拿来主义·····	四
隔膜·····	四
『木刻纪程』小引·····	五
难行和不信·····	五
买『小学大全』记·····	五
韦素园墓记·····	六
忆韦素园君·····	六
忆刘半农君·····	七
答曹聚仁先生信·····	七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八
门外文谈·····	八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一三
中国语文的更生·····	一五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一八



阿金.....一九九

论俗人应避免雅人.....二〇五

附记.....二〇九

且介亭杂文二集

序言.....二二一

——一九三五年——

叶紫作『丰收』序.....二三四

隐士.....二二七

『招贴即扯』.....二三〇

书的还魂和赶造.....二三三

漫谈『漫画』.....二三六

漫画而又漫画.....二三九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二四一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二六七
『寻开心』	二七一
非有复译不可	二七四
论讽刺	二七七
从『别字』说开去	二八〇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二八六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二八九
人生识字胡涂始	二九四
『文人相轻』	二九七
『京派』和『海派』	三〇〇
鎌田诚一墓记	三〇五
弄堂生意古今谈	三〇六
不应该那么写	三〇九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三二二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三二〇
什么是『讽刺』？	三二三
论人言可畏	三二六
再论『文人相轻』	三三一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三三四
文坛三户	三三六
从帮忙到扯淡	三四〇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三四三
『题未定』草（一至三）	三四五
名人和名言	三五六
『靠天吃饭』	三六一
几乎无事的悲剧	三六三
『题未定』草（四）（拟写未就）	三六三
三论『文人相轻』	三六六



四论『文人相轻』	三七二
五论『文人相轻』——明木	三七五
『题未定』草(五)	三八〇
论毛笔之类	三八六
逃名	三九一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三九四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三九七
萧红作『生死场』序	四〇二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四〇五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四〇八
杂谈小品文	四一〇
『题未定』草(六至九)	四一三
论新文字	四三三
『死魂灵百图』小引	四三六

后记.....四三九

## 且介亭杂文末编

——一九三六年——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四六八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四八一
我要骗人.....	四八六
『译文』复刊词.....	四九二
白莽作『孩儿塔』序.....	四九四
续记.....	四九六
写于深夜里.....	五〇〇
三月的租界.....	五二六
『出关』的『关』.....	五三〇
捷克译本.....	五三七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五九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五四七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五一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五四四

## 附 集

文人比较学·····	五六三
大小奇迹·····	五六五
难答的问题·····	五六七
登错的文章·····	五六九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五七〇
我的第一个师父·····	五七二
『海上述林』下卷序言·····	五八二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五八四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五九
『苏联版画集』序	五二
半夏小集	五九四
『这也是生活』	六〇〇
立此存照(一)	六〇六
立此存照(二)	六〇八
死	六一〇
女吊	六一七
立此存照(三)	六二五
立此存照(四)	六三二
立此存照(五)	六三四
立此存照(六)	六三六
立此存照(七)	六三八
后记(许广平)	六四一

且介亭杂文

---

## 序言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前『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

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一  
九  
三  
四  
年